說類卷之四十三

靈異部上

太一神

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或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眞符君綦臣綦民綦凡十神皆天之貴神而五福所臨無兵疫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歲入黃室巽宮當吳分請即蘇州建宮祀之已而復有言今京城東南有蘇村可應姑蘇之名乃改築于蘇村京師建太一宮自此始石林燕語

眞武神

紹興間方臘叛浙右驚恐時曾氏居東武家尚單微潰卒之留于蘇秀奔走四出村落居民大不安曾氏家事眞武極靈因禱謀遠遷以避難神不許未幾潰卒將及境忽空中有黑旗現瞑霧四合卒大恐引去闔境獲免遂於市西建道院事之至今有禱輒應　閑窓括異志

文昌神

梓橦文昌君從者曰天聾曰地啞蓋帝君不欲聰明之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且夫天地豈可聾啞哉　蠡海錄

金甲神

朱勔喪父作黃籙醮請茅山道士陳亦夷字彥貞拜章

但見金甲神人仗劒叱云朱勔父子罪惡貫盈上天不赦汝焉得爲拜章彥眞不敢言於勔私爲親密者道不三年勔敗墨莊漫錄

四方神

朱雀玄武青龍白虎爲四方之神祥符間避聖祖諱改玄武爲眞武玄冥爲眞冥玄枵爲眞枵玄戈爲眞戈後興醴泉觀得龜蛇道士以爲眞武觀繪其像爲北方之神披髮黑衣仗劒蹈龜蛇從者執黑旗自後奉祀益嚴加號鎭天祐聖或以爲金虜之讖雲麓漫抄

干支神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內呼之河泊九千導引入水不溺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酉陽雜俎

地府十王

佛老有地府十王之說蓋即十干之義其五稱閻羅最尊位配戊土居中故也其有七七之名者蓋取十干循流至七則剋制且如甲子第一至第七日遇庚剋制又如庚子第一至第七日遇丙剋制更以十二支論之一日子至七日遇午爲沖一日丑至七日遇未爲沖餘倣此易卦以七日來復則初爻至六爻畢七日又至于初爻亦此義也 蠡海錄

金天王

陳少遊鎭淮南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卿書將行誡之曰吾有急事俟汝還報以汝驍徤故使西往不可少留計日不還當死趙曰馳數百里不敢息至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倏見一人緑衣謂趙曰我使於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趙不測卽與使者偕行至嶽廟前使者入白趙某至旣而呼趙趨拜陛下其堂上列燭見一貴人據案而坐侍衛嚴肅謂趙曰吾有子壻在蜀數年欲馳音問無可爲使者聞汝善行日數百里將命汝使蜀可乎趙辭以相國有命使長安且有刻限不然

當死今爲大王往蜀是棄相國命他日實不敢還廣陵且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歸鄉土非敢以他故不奉命惟大王察之王曰徑爲我去當不日至西蜀而還長安未晚也即留趙廟後空舍中具飲食趙憂惶不敢寐遂往蜀且懼得罪固辭不往又慮禍及計未決俄而漸曉聞廟中諠闐有聲因出視之庭中虎豹麋鹿狐兎禽鳥近數萬又有奇狀鬼神千數羅列鞠躬如朝謁禮頃有訴寃者數人偕入金天斷理明甚良久退去既而謂左右呼趙應聲而出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爲我至蜀都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吾此吏卒甚

多但以事機幽密慮有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錢一萬遺之趙拜謝而行至門告吏曰王賜我萬錢我徒行者安所齎乎吏曰寘懷中爾趙即以錢貯懷中無所礙亦不覺其重也行未數里探衣中皆冥楮耳即棄道傍俄有追者至以錢數千遺之曰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汝固無所用今别此賜耳趙受之晝夜兼行餘旬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啓視喜甚因命酒食謂趙曰我人也家汝鄭間往歲赴調京師途至華陰爲金天王所攝爲聟今我妻在此與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則遂矣故命君馳報

留趙一日贈縑數匹以還書託焉過長安遂達少遊書得還報日夜馳行至華陰金天王見之喜且慰勞非汝莫可使者令遣汝還設相國訊汝但言爲我所遣無懼即以數十縑與之曰此人間物可用之趙拜謝而出經歸淮海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仗寶劒曰金天王告相國向者實遣趙某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驚寤歎息良久明日晨起語於賓客即命釋趙而署爲裨將元和中猶在 宣室志

女媧神

肅宗將至臨武二驛黃昏有婦人長大携雙鯉咤於營門曰皇帝何在衆謂風狂遽白上潛視舉止婦人言已止大樹下軍人逼視見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歸京闕虢州刺史王奇光奏女禍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沉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湧出上生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兼畫圖進上初克復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衆疑向婦人其神也　酉陽雜俎

龍神

太原府二龍威靈甚著廟貌特雄府帥每至必修整焉

常化形爲青蛇人目爲大青小青小青極暴猛人不可犯政和間李祐普臣爲帥旣至不肯致謁寮屬共請不對方白晝視事霹靂一聲煙霧冥晦咫尺不可見有小竅柜與袱皆穿開視印已亡矣李莫知所爲搜求浹旬不獲衆以爲無雲而雷必神物所致知必二龍驍怒乃請往禱之李不得已詣其廟焚香控懇且謝不敏方拜跪間雷自神帳中出直抵印柜處遂絶卽開柜印在如初李自是不敢慢 異聞摠錄

山神

齊桓公北征孤竹見人長尺具衣冠左袪而走於馬前

管仲曰此山之神也名曰俞兒霸王之君興則見也述
異記

江神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欲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必蓄寶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惟玉麈尾即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頭題韋應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即取視之惝怳之際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

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展對南風徐來一晌而濟于觀江
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耶　冷齋夜語

河神

一人旦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
見與之白璧十雙教授水行不溺法　續博物志

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身
金匱言名馮循河圖言姓呂名夷穆天子傳言無夷淮
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月
上庚日溺河　酉陽雜俎

李彥佐在滄景大和九年有詔召滄陽兵北渡黃河時

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冰延舟冰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鬢髮暴白至貌侵膚削從事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沉于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之李公乃具爵酒令祝傳語詰河伯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祝史咸秩于境之內祀未嘗匱爾河伯洎鱗之長當衛天子詔何返溺之于或不復于齋告于天天將謫爾吏酹冰辭已忽有聲如震河冰中斷可三十丈吏知李公精誠已達乃沉鉤索一鉤而出封角如舊唯篆印微濕耳 酉陽雜俎

天山神

天山有神是爲渾敦狀如橐而光其光如火六足重翼無面目識歌舞實爲帝江形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焉 酉陽雜俎

竈神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筭筭一百日故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巳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

壞子也酉陽雜俎

南城楊氏頗富長子不肖父逐之天寒無所向入新廟牛藁屋中藉草而寢月明孤寒不寐忽一虎躍而來翼從數鬼皆倀也直趨屋所取草鼓舞爲戲子不敢喘俄黑雲勁風咫尺翳瞑虎若被逐愴惶走衆倀亦散既神人傳呼而至命喚土地神老叟出拜神人責之曰汝受楊氏祭祀有年矣仍縱虎爲暴郎君幾爲所食致煩吾出神兵驅之汝可謂不職矣吾乃其家竈神司命也土地謝罪而退明日起視外有虎跡草皆散擲其後父怒解子得歸具言之由是事竈益謹異聞總録

金華神

汴人有吳生者世爲富人而生以娶宗女得官於三班嘉祐中罷任高郵迺寓其家於治所而獨與兄子賫金繒數百千南適錢塘道出晉陵艤舟於望亭堰下是夜月明風高生乃危坐舷上頽然不寐久之忽有緋衣披髮持刃炬自竹林間出者後引一女子冠金鳳冠曳鮫綃文錦之衣顏色甚麗而年十八九耳生見而驚俄頃至岸側回叱緋衣者曰可去矣無久留也於是滅炬泣拜而去女子即登舟面生坐謂生曰見向來緋衣者乎此君之夙讐也索君且數十年矣乃今方得之第以我

故得免不然今夕君當死其手生聞益驚駭不自安女子笑曰君怯耶即以金縷衣置肩上生稍安乃問曰若神歟其鬼耶女子曰我非人亦非鬼蓋金華神也過去生中嘗與君為姻好竊知將有所不濟故相救爾今事已我亦當去君矣遂去不復返顧生以目送至於林中不見將掩關忽覩女子坐其後生大驚女子笑曰知君怯故相戲安有數十年睽索一得邂逅而遽往者耶遂相與入舟中取酒共飲其言諧謔悉如常人生誡曰毋高聲恐兄子之知女子曰我聲特君可聞他人雖厲聲亦不能聞也生益疑竊自懼曰此果神也固無所憚倘

鬼則必有所畏矣因出劒鏡二物示之女子曰此劒鏡耳精與鬼則畏夫劒陽物而有威者也鬼陰物而無形者也以無形而遇有威是故銷鑠其妖而不能勝故鬼畏劒也鏡亦陽明而至明者也精亦陰物而僞變者也以僞變而當至明是故暴著其形而不能逃故精畏鏡也昔抱朴子嘗言其畧而我知之且久矣乃欲以相畏乎生懼起謝曰誠無他意至明起謂生曰舟檝已有曉色勢不能久留當與君子訣矣君後十年遊華山日多置朱粉於路隅梧桐下揚之雖然君今不可絡此行恐復不濟也因索筆題詩一章曰羅襪香消九九秋淚痕

空對月明流塵埃不見金華路滿目西風撼是愁書已輒復流涕歔欷而去明日思其言遂回棹不復南去復以其事語人人或詰其兄子果亦不知也 墨莊漫錄

關王神

忠愍李公若水宣和壬寅尉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書至云關大王有書公甚駭愕視其緘云書上元城縣尉李尚書漢前將軍關雲長押詰民何自得之云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詣縣由某地逢著鐵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下與李縣尉既覺驚異勉如其言果遇道士得書不敢不持達公發書其間皆預言靖康禍變以

事涉怪即火其書遺其人不復問作詩紀之云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長隔異代翻疑此事大荒虛公後果貴顯卒蹈圍城之禍朕兆之萌神告之矣公始名若水後改賜今名其子浚淳記其事刻之石

睽車志

紫姑神　扶鸞降箕雖是小術然可見天地間無往而非鬼神故曰明無人非幽有鬼責

舊俗正月望夜迎厠神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時皆可召予少時見小兒輩等閒則召之以爲嬉笑親戚間曾有召之而不肯去者兩見有此自後遂不敢召景祐中太常博士王綸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閨女自稱上

帝後宮諸女能文章頗清麗今謂之仙女集行于世其書有數體甚有筆力然皆非世間篆隸其名有藻戲篆茁金篆十餘名綸與先君有舊予與其子弟遊親見其筆迹其家亦時見其形但自腰以上見之乃好女子其下常爲雲氣所擁善鼓箏音調淒婉聽者忘倦嘗謂其女曰能乘雲與我遊乎女子許之乃自其庭中涌白雲如蒸女子踐之雲不能載神曰汝履下有穢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襪而登如履繒絮冉冉至屋復下曰汝未可往更期異日後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無禍福爲之傳記者甚詳此予目見者粗志于此近歲迎紫姑

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詩有極工者予屢見之多自稱蓬萊謫仙醫卜無所不能棋與國手爲敵然其靈異顯著無如王綸家者　夢溪筆譚

神女

晉安郡有一書生謝端性介潔不染聲色嘗於海岸觀濤得一大螺大如一石米斛割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矜卿純正令爲君作婦端以爲妖呵責遣之女歎息升天而去　述異記

吳孫權獵於武昌有神女見曰今日當獵異獸忽然不見俄頃獵得一豹女復見曰可豎其尾於我處而立祠

焉或曰豹尾之設自孫權始　獨異志

羊神

有一人好飡羊頭嘗晨出見一羊頭人身衣冠甚偉曰吾未位之神也其屬在羊爾食羊頭甚多故來取汝若輟食則已不然吾將殺汝其人懼不復食羊　閑窻括異志

神和子

乖崖公張詠家在濮州少時尚氣節喜飲酒每遊京師寄封丘之逆旅有一道人與之鄰房初不相識而意相喜也日會飲酒家及將去復大飲至醉張公曰與子傾蓋如此不知何人異日何以相識客曰吾隱者何用姓

名固問之曰我神和子也巽日見子成都矣至成都亂張公爲守始異其言西行常物色訪之終無所見後修天慶觀以家財建一閣榜曰望仙閣每暇日輒出遊焉屏騎從門外步而登閣燕坐終日冀有所遇如此者二年代者將至復一登之將絕意於此日暮出東廡下得一小逕入小院堂中四壁多古人畫像掃壁視之中有一道人髣髴逆旅所見題曰神和子公悵然自失所見正此也按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爲字無不爲五代時人所著書亦以神和子爲名 龍川別志

王表神

孫權末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言語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一婢名紡績權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歷山川遣紡績與神相聞崇與表至權立第舍於蒼龍門外數使近臣齎酒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奇中 小名錄

同州督郵

唐漢守南纘嘗爲人言至德中有調選得同州督郵者姓崔有青袍人未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問何官青袍人云新授同州督郵崔云某授亦此官豈不錯誤乎青袍人笑而不荅又相與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數十里

於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人謂崔君曰君爲陽道錄
事某爲陰道錄事路從此別豈不相送耶崔生異之卽
與連轡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壯麗青袍
人至廳與崔同坐受謁通胥徒僧道等訖次通辭訟獄
囚崔生大驚謂青袍人曰不知拙妻何得至此青袍人
卽避入案後令崔生自與妻會妻云被追至此已數日
君宜哀請錄事耳崔生卽祈求青袍人青袍人因令吏
胥促放崔生妻令迴崔生試問妻犯何罪至此青袍人
曰君寄家同州亡人皆聽勘過蓋君管陽道某管陰道
耳崔生淹留半日卽請却回青袍人令胥吏等拜送曰

雖陰陽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郵哉青袍人亦餞送再三勤款揮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州問妻子妻已病七八日冥然無知神識不主今纔得一日崔暗記之恰放回日也妻不記陰道見崔生言之妻始悟如夢亦不甚記憶也 異聞總錄

陸大夫神

故相李回少時嘗久疾其兄軒召巫祝於庭中設酒食以樂神方面壁而臥忽聞庭中喧然回視見堂下有數十人或衣黃衣綠競接酒食而啗之良久將散巫欲徹其席忽有一人自空中而降左右兩翅諸鬼皆辟易四

散且曰陸大夫神至矣巫者亦驚曰陸大夫神來即命致酒食於庭其首俯於筵上食之且盡乃就飲其酒俄頃貌頹然若有醉色遂飛去群鬼亦隨而失後數日回疾愈 宣室志

掠剩大夫

楊州節度推官沈君居官頗強直通判饒惠卿尤知之惠卿受代歸臨川一府僚屬出祖於瓜洲前一夕沈聞窻外人語曰君明日祿盡馬絶爲妻子言愀然不樂明日將上馬厥子牽衣止之沈曰饒通判相與甚厚方爲千里別安得不送策馬徑行所乘馬蓋借於軍中者惡

甚始出城奔而墜足絓鐙間不可脫馳四十里及瓜洲方止馭吏追之則面目俱敗血肉糢糊不可辨識舁歸舍氣息殜殜經一日而絕惠卿憐其以巳死賻錢二十萬郡遣夫力十餘輩護柩歸諸人在道相顧體如冰霜或時稍怠則頭輙痛類有物擊之兩傍行者皆見一綠袍官人坐柩上執挺而左右顧至家乃巳後歲餘其妻閻氏白晝見旗幟冉冉行空中一人跨白馬跕躞而下至則沈也相慰拊良久又徧呼諸子誨以讀書耕稼之務曰吾今爲掠剩大夫職業雄盛無憶我翩然而去自是不復來閻氏之客傳其事 異聞總錄

聖公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火發蕩盡因有鳥毛插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起廟酉陽雜俎

九龍廟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耳士人云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才仲名棫兄才叔名栖皆溫公之侄孫豪傑之士咸未四十而卒文季每言及之必慘

然也　懶眞子

善神出現

道嚴師者居于成都寶曆寺唐開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道嚴於佛殿前軒燃長明燈忽見一巨手在殿西軒道嚴悸甚俯而不敢動久之忽聞空中有語云無懼無懼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師之一毫何俯而不動耶道嚴聞之懼亦少解因問曰檀越爲何神匿其軀面見示其掌已而聞空中對曰天命我護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我即以背承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瘡潰吾肌且甚願以膏油傅其上可乎道嚴遂以淸油置巨手中

其手卽引去道嚴請曰吾願觀檀越之形使畫工圖于屋壁且書其事以表之冀世人無敢唾佛祠之地者神曰吾貌誠陋師見之顧無懍悚耶道嚴曰檀越但見其身勿我阻也忽西軒下有一神形質獰異手巨準隆張目呀口體狀魁碩長二丈道嚴一見背忽汗浹其神卽隱去於是具以神狀告於畫工圖於西軒之壁宣室志

胡僧現像

宋二帝北狩到一寺中有二石鐫金剛並拱手而立入其門有一胡僧出入其中神像高大首觸桁棟別無供器止有石盂香爐而已僧揖坐問曰何來帝以南來爲

對僧呼童子點茶茶味甚香美再欲索之僧與童子趨堂後而去移時不出求之寂然空舍惟竹林間有一小室中有刻胡僧并二童子侍立視之儼然如獻茶者異聞總錄

孝感神降

有住菴僧王了因事母至孝母病危篤日夜禱於所事韋天護法神誠意感格忽神降其身作蠻語云憫汝孝誠故救汝母教以藥餌遂愈自是神嘗降之言人休咎多驗遠近趨之一日有人請禱不謹神怒責遂發狂不可止索浴左右不得已具湯與之湯百沸猶以爲冷投

於中宛轉爲快衆拜祈哀神曰姑薄懲之爾遂免及出浴舉體畧無少損病亦愈神不復降矣閑窻括異志

神誕

或謂神明果有降誕乎以義起者也蓋推擴則可以通玉帝生於正月初九日者陽數始于一而極于九原始要終也玄帝生于三月三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水之氣天一至三而始盛也東岳生於三月二十八日者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合兩儀之氣於其中也二十八日四七也四七乃少陽位也九天生於六月二十四日六爲陰數四六二十四老陰之策也老陰變少陽故應

於雷神焉其餘可觸類義或有未盡者多以裝塑之始爲生誕也其忠烈孝義之神皆在生真年月也 蠡海錄

賽神

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錢爲賽神會往往因劇飲終日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蒼王蓋以蒼頡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爲禍福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 石林燕語

龍王本廟在樵舍乃洪州南康軍之間規模不甚壯麗

而遺構最古士大夫及商旅過者無不殺牲以祭大者羊豕小者雞鵞殆無虛日予見縛致庭下宛轉將就烹眞不忍視竊思此廟血食以來其所殺不知紀極如使其一旦素食亦享肉食亦享但以誠心至皆享之則物所全命亦不知紀極功豈小哉其神豈不又靈哉　泊宅編

鬼名

太眞科經說有鬼仙丙戌日鬼名麄生丙午日鬼名挻[illegible]乙卯日鬼名天陪戊午日鬼名耳述壬戌日鬼名逢辛丑日鬼名适乙酉日鬼名聶左丙辰日鬼名天邂辛卯日鬼名[illegible]酉垂鬼名髮廷迋厠鬼名項天笠一語忘敬

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長三寸三分上下烏衣馬鬼名賜䰟鬼名側石圭井鬼名瓊〻衣服鬼名甚遼神荼鬱壘領萬鬼 酉陽雜俎

鬼

漢光武二年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工用二百萬黃秉劉適言四百萬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爲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見秉等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差代以旌幽中之訟

郝氏夜祠佛鬼車乘燭光而下翼廣丈餘九首互相低

昂其家呼犬持杖逐之墜一羽長三尺許廣八九寸色
類鵞鴈　俱續博物志

鄭之管城有居人鄭虔章者落魄盃酒間年五十餘無
聞焉日醉歸寢賓署中夕引手取酒器遂為鬼拽臂入
坑逡巡至髆其人慌叫親戚舉燭俱至相與牽爭而不
能制漸入至胸臆頭遂入地俄然全身陷沒若墮水者
乃合衆村鍬钁掘之深丈餘得一枯骨可長八九寸又
復旁搜無所見因出而瘞之　獨異志

劉曠豫章海昏人義熙二年病困頓二十餘日手足皆
冷止腹微暖一日一夜蹶然起坐云有人著平幘與幘

西北向有樓其上有綵女圍坐作樂見曠佳樂相指而笑游歷未遍不知所從而出倏忽至此病於此郡愈後月餘黨輩於平澤射獵留曠守舍因晝眠聞語何女郎通使便覺颯然已至自說東海何氏八歲而夭於今十歲應爲君妻故來修好何女郎曰昔日樓上之擊節我也衆以君見棄是以相笑智瓊杜蘭香成我曹也婢名採薇奴名邊羅常以九石合拌奠果問家中吉凶及晴雨之占必驗曠母妻嫌之被姤日滋女曰應爲君妻姤嫌巳至三年而無子何以見忌復留信宿曠家以湯澆之慘然而言曰苟不我容便與君辭既去之後愼勿相

憶爲君累也　侍兒小名錄

李公佐大歷中在廬州有書吏王庚請假歸夜行郭外忽値引騎呵辟書吏遽映大樹窺之且怪此無尊官也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節使後有車一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車軸索斷紫衣者言檢簿遂見數吏揭簿曰合取廬州某里張某妻脊筋乃書吏之姨也須臾吏迴持兩條白物各長數尺乃渡水而去至家姨尚無恙經宿忽患背疼半日而卒　酉陽雜俎

元和長慶間有郭翁者嘗爲鄂州武昌尉與沛國劉執謙友善二人每相語常恨幽明不相通約先歿者當來

告後執謙死數月翥居華陰一夕獨處閉戶外嗟吁久
而言曰郭君無恙翥聆其音知執謙語也曰可得一面
否曰去燭與子談耳翥即撤燭引其袂而入與同榻語
舊歷然又言冥途罪福甚詳不可欺夜既分翥忽覺有
穢氣發於左右須臾不可近即以手捫之訝其軀甚大
不類執謙翥有膂力知為他怪因攬其袂以力加之牢
不可動掩鼻而臥既而告去翥佯與語留之將曉求去
愈急曰將曙矣不遣我禍且及子翥不荅頃之遂不聞
語俄天曉見一胡人長七尺餘如卒數日者時當暑穢
不可近即命棄去郊外忽有里人數輩望見疾來視之

驚曰是吾兄也亡數日矣昨夕忽失所在乃求屍而返

廣陵有官舍地步數百制度宏麗相傳其中爲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即暴死鎖閉累年矣有御史崔某官於廣陵至開門曰妖不自作我必居之豈能爲祟耶即自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僕者盡居他室而自寢於堂夜已半惕然而寤衣盡霑濕即起見巳之臥榻在庭下却寢未食頃其榻又遷於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謂天下無鬼者今則果有矣即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聞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當各安其居豈害生人耶雖有以形見以聲聞者是其負冤鬱而將有訴或將

求一飯以祭而人自驚悖以死固非神靈害之也吾今
遇汝汝無畏若眞有所訴當爲我言可以副汝託雖湯
火不避沃而視者三俄聞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
誠不當以鬼干人直將以深誠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
我女子也女兄弟三人俱未笄而歿父母瘞我於郡城
之北久矣其後府公於此浚城池搆城屋工人伐我封
內樹且盡又徙我於此堂之東北隅使羈魂不寧無所
棲託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語其寃倘君以
仁心爲我棺斂瘞於野外其恩之莫大者矣已而涕泣
嗚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後所居者皆欲訴其事自

是居人驚悸而死某本女子非有害於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雖然如何不我見耶鬼曰某鬼也豈敢以幽晦之質而見君子乎既諾我之請雖處冥昧中亦當感君子恩豈可徒然而已言訖告去明日召工人於堂東北隅發之果得枯骸葬於禪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謂之三女墳自是其地獲安

陳郡謝翶者嘗舉進士好為七字詩其先寓居長安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霽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終南峯佇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繡繢彷彿近乃雙鬟高髻靚粧色甚殊麗至翶所因駐謂翶曰郎非見待

耶翱曰步此望山耳雙鬟笑降拜曰願郎歸所居翱不
測即迴望其居見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門外翱益駭異
入門青衣俱前拜既入見堂中設茵毯張帳帟錦繡輝
映異香遍室翱愕然且懼不敢問一人前曰郎何懼固
不爲損耳頃之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
閑麗代所未識降車入門與翱相見坐於西軒謂翱曰
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翱懼稍解美人即命
設饌同食其器用食物莫不珍豐出玉盃命酒遍酌翱
因問曰女郎何爲者得不爲宅怪乎美人笑不荅固請
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則已安用問耶夜闌謂翱曰某家

甚遠今將歸不可久留此矣聞君善爲七言詩願見贈翺悵然因命筆賦詩曰陽臺後會杳無期碧樹煙深玉漏遲半夜香風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詩美人覽之泣下數行曰某亦嘗學爲詩欲荅來贈幸不見誚翺喜而請美人求絳箋翺視笥中惟碧箋一幅因與之美人題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花開只片時惆悵金閨却歸處曉鶯腸斷綠楊枝其筆札甚工翺嗟賞良久美人遂顧左右撤帷帟命燭登車翺送至門揮涕而别未數十步車與人物盡亡見矣翺異其事因貯美人詩于笥中明年春下第東歸至新豐夕舍逆旅氏因步月長望追

感前事又爲詩曰一紙華箋麗碧雲餘香猶在墨猶新空添滿目淒涼事不見三山縹緲人斜月照衣今夜夢落花啼雨去年春紅閨更有堪愁處窗上蟲絲鏡上塵既而朗吟之忽聞數百步外有車音西來甚急俄見金車從數騎視其從者乃前時雙鬟也驚問之雙鬟遽前告卽駐車使謂翺曰適衢中恨不得一見翺請其舍逆旅固不可又問所適荅曰將之弘農翺因曰某今亦歸洛陽願偕往東行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待卽褰車簾謂翺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嗚咽不自勝翺亦爲之悲泣因誦以所製之詩美人曰不意君之不相忘

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願更酧此一篇翺即以紙筆與之俄頃而成曰惆悵佳期一夢中武陵春色盡成空欲知離別偏堪恨只爲音塵兩不通愁態上眉凝淺綠淚痕侵臉落輕紅雙輪暫與王孫駐明日西馳又向東翺謝之良久別去纔百餘步又無所見翺雖知爲怪眷然不能忘及至陜西遂下道至弘農留數日冀一再遇竟絶影響乃還洛陽出二詩話於友人不數月以怨結遂卒　俱宣室志

秦少游云寶應民有婚娶會客者酒方半一客徑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狂惑投身赴水主人急持之良久乃

醒曰適見一婦人以詩招我我倉惶就之不知其爲水
也因誦其詩曰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遊金
玉滿堂何所有爭如年去不來休　樂善錄
予四明同僚嚴明致養正靖康丙午歲仕廣德軍建平
尉任滿入城館於郡之開化寺一夕夢一婦麗容服來
訴曰妾四明人也久寓於此未有所歸惟君子哀之爲
我謀所舍意若求葬也既寤詢諸寺僧有云政和間池
陽人彭汝雲爲郡從事其子婦張氏死乃殯于城西明
教院其後改院神霄宮徙其徒入此寺併移其柩于此
僧輩嘗有見之者不以爲怪嚴頗疑之未幾考課事竟

將迄馬時赴郡官會暨歸夜參半矣方就枕復見其人立於帳前泣訴曰知君戒行有日前懇何如又云欲竭奴心誓殫素志嚴怳惚驚寤悚悸而起不能悉記其語翌日復詢彭氏果然　墨莊漫錄

撫州述陂去城二十里遍村皆甘林大姓饒氏居之家人嘗出遊林間見仆柳中空函水可鑒子婦戲窺之應時得疾歸家即痴臥遂有物語於空中與人酬酢往來聞人歌聲輒能和宛轉抑揚韻有餘音律小訛必嗤笑指摘論文談詩率亦中理相去咫尺而莫見其形僕妾有過則對主人顯言雖數十里外田疇出納爲欺亦即

日舉白無一諱隱上下積忿厭苦毆擾禱禳百術備至終無所益凡數年饒氏焚香拜禱曰荷尊神惠顧爲日久矣人神異路懼不免媟慢以爲神羞欲立新廟於山間香火像設豐潔祗事願神徙居之各安其分不亦善乎許諾自是寂無影響饒氏自喜得計營一廟甚華卜日迎以祠越五日至言詬如初饒翁責之曰既廟食矣又爲吾祟何也笑曰吾豈痴兒耶如此高堂大屋捨之而去乃顧一小廟哉饒氏愈益沮畏訖子婦死鬼始謝去一家爲之哀替

韋子卿舉孝廉至華陰廟飲酒遊三女院見其妹麗戲

曰吾第回當娶三娘子爲妻其春登第歸次渭北見一黄衣人曰大王遣命子卿愕然俄見車馬憧憧美麗夫人金章紫綬酬對旣畢擇日就禮後二十日韋曰可返矣妻曰我乃神女固非君匹君到宋州刺史必嫁女與君但娶之勿洩吾事事露兩不相益子卿至宋州刺史果與議親遂娶之神女常訪子卿曰君新獲佳麗不可得新忘故後刺史女抱疾治療不効有道士妙解符禁曰韋郎身有妖氣此女所患自韋而得以符攝子卿鞫之具述本末道士飛黑符追神女曰罪雖非汝緣爲神鬼敢通生路因懲責之乃杖五下後逾月刺史女卒子

卿忽見神女曰囑君勿洩懼禍相及今果如言神女叱左右曰不與死手更待何時從者拽子卿捶朴之其夜遂卒

宣和中鄉人董秀才在州學因如廁見白衣婦人徘徊於前問其故曰我菜園中人也良人巳沒藐然無所歸董留與語且告以齋舍所在至夜遂來並寢未幾得疾同舍生咸知之以白教授教授造其室責之曰士人而爲異類所憑何以在此扣其所有曰但嘗遺一袒服取視之穢而無縫命投諸火遣諸生蹤跡焉一老圃曰向者小兒牧羊一牝羊墜西廊井中不可取今白衣而出

豈其鬼歟呼道士行法呪黒豆投於井乃絶不至然董
亦死

建康楊二郎興販南海往來十餘年累貲千萬淳熙中
遇盜於波中一行盡被害楊先墮水得免逢一木抱之
沉浮經兩日漂至一島捨而登岸信步入一洞其中男
女聚觀之多裸形而聲音可辨一婦人稱爲鬼母侍衛
頗衆驚曰此間似有生人氣遣小丫鬟出探見楊二郎
走報鬼母令引當前問之曰汝願住此否楊自念無計
可脫姑委命逃生應曰願住母分付丫鬟爲置一室使
爲夫婦約二年久飲食起居與世間同嘗有走卒書至

日眞仙邀迎鬼母請赴瓊室自此旬日或一月必往眞衆皆從二郎獨處洞中他日因乞侍行母曰汝是凡人如何去得累累致懇忽許之飄然覆虛如躡雲到一館宇優樂盤饌極爲豐盛至者占位而坐鬼母道小楊伏卓幃下戒以屏息勿動宴罷見焚紙錢次聞哭聲審聽之蓋其妻子與姻戚也楊從卓下出喚家人名皆以爲鬼交口罵之唯妻泣曰汝投於海杳無音耗當時發喪持服招寃卜葬今夕除靈故設水陸道場資薦何得在此莫是別有強寃附託耶楊曰我眞是人因言其故家人方信爲然鬼母在外招喚不去繼以怒罵但不能相

近少項即去楊氏呼醫用藥調補幾歲顏狀始復如常
至紹興中猶存

閤門使蕭注新喻人冠而孤與其弟伯英獨處得疾甚危殆浸浸昏塞不聞喘息聲英與僕泣守其側日將暮有老嫗蹣而僂出於浴室下哭望寢室徐徐而來且語曰六郎還我命六郎者即注也將升階一老叟著白袍鬢髯如雪從西偏戶內策杖出叱曰塵賤死屍何敢擅出六郎有正庫錢萬餘貫未曾請動設天命合終猶當作茆山洞主爾下愚瘖鬼不速去吾將治爾連叱之嫗悲啼復匍匐趍故處叟亦不見至夜半漸呻吟食粥數

日而愈伯英從容說所覩注色動乃言汝不在家時老

婢不爲吾役且以惡言相抗吾擊以鐵鞭即死窖埋之

浴室下汝所見殆是歟

臨川畫工黃生旅遊如廣昌至秩巴寨卒長郎岩館之

中夕一婦人出燈下頗可悅乘醉挑之欣然相就詢其

誰家人曰主家婦也自是每夕至黃或窘索必竊資給

之留連半年漸奄奄病悴岩問之不肯言初岩嘗聘娼

妻不勝忿妬自經死於房雖葬猶數爲影響虛其室莫

敢居而黃居之岩意其鬼也告之故始以實告岩向空

中唾罵之徙黃出寓旅舍是夕復來黃方謀避婦曰無

用避我我豈忍害子子雖遁我亦來黃不得已留與宿益久黃慮其害已馳還鄉中途憇泊納涼桑下婦又至曰是賊太無情相與好合許時無一分顧戀意忍棄我邪宜速反黃不敢荅但明心禱天地默誦經婦忽長吁曰此我過也初不合迷謬至逢今日没前程畜生何足慕我獨不能別擇偶乎遂去其怪始絕

江東張粹父剛正有膽氣不畏鬼神宋淳祐間處郡庠後圃有亭數多祟遇暮影響形見莫有敢獨立者同齋戲張曰若不畏鬼寘琴於亭暮請鼓之諸人憑几以待張諾夜半至亭鼓數曲將返聞亭角鼻息呼吸聲時月

色昏明視之一人側臥摸之自頂及踵婦人也身體温
軟叱之不語遂再鼓一曲歸齋率衆燭之儼然一少婦
死仆矣灌救而甦云陳學錄邀之至此陳學錄死年餘
矣訪其父母云半年病如癆瘵亦疑其爲妖祟所惑遂
取歸服重劑而愈
岳侍郎銁武穆王之孫知嘉興府譙樓夜更鼓不鳴責
問直更者曰每夜一更時分有五人到樓飲酒皆金銀
酒器羅列珍味稱係侍郎親眷所以不敢打更太守分
付謂今夜再來當密通報是日夜太守坐清香樓命提
振官兩人携府印來前擇精兵二十人各執器械在樓

下伺候中夜直更夫果來報謂正在譙樓飲酒守令提振携印而前曰知嘉興府岳侍郎請相見其五人者卽爲驚散守據中坐取視器皿皆眞金銀器皿判付公使庫公用邪魅遂息

醴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于庭際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聞南垣之土動簌簌崔生意其蛇鼠也忽有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丰儀淸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綃紸翹翠艷絕一世有從者具香茶列坐月中崔生疑其狐媚以枕擲門闔驚之道士小顧怒曰我

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禮敢此麄率復厲聲曰此處有地界無欵有二人長才三尺巨首儋耳唯伏其下道士前揖崔生曰此人有何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一餉間崔生見其父母及兄悉至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告曰幽冥隔絶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繩也遂鈎出于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悉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訝仙官無故而至非有他過道士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生病如中惡五六日方差因迎

祭酒醮謝亦無他雀生初隔紙隙見亡兄以帛拂唇如損狀僕使共訝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木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匆匆就剪悮傷下唇旁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年猶負此苦俱異聞總録

李知已任永嘉教官公廨有一樓恠不可居或飛擲瓦礫或聞歎息謳吟之聲家人畏懼莫敢正視惟知已在家則寂然一日郡庠季試教官例當宿直舍知已預憂其擾乃置几案筆硯于樓上連紙數幅題其前問恠所從來令書其後以對已乃飾灰其下扃鐍謹識而出間二日歸詢其家則恠不復作啟鑰視灰凝然無迹而案

上紙書皆盈幅自言姓石氏項隨兄赴永嘉幕官未至
郡溺死遂今二十年嘗覔蕩無所歸偶見此樓空閑故
暫寄此非敢爲厲近媒者爲議城南洪秀才姻方且歸
彼不復此留矣字體纖弱眞女子筆迹書辭數百言纚
纚有條理知已亦敬異之它日偶至城南忠義廟其間
神像果有洪秀才蓋義兵拒寇死事者睽車志

嘉熙間近屬有宰宜興者縣齋之前紅梅一樹極倩麗
華燦交陰半畝花時命客飲其下一夕酒散月明獨步
花影忽見紅裳女子輕妙綽約瞥然過前躡之數十步
而隱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或酣歌寤言或癡坐竟日其

家憂之有老年頗知其事乗閒白曰昔聞某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夭其家遠在湖湘因藁葬于此樹梅以識之疇昔之夜所見者豈此乎遂命發之其棺正蟠絡老梅根下兩檣微蝕一竅如錢若蛇鼠出入者啟而視之顏貌如生雖粧飾衣衾略不少損眞國色也趙見爲之惘然心醉舁尸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殭尸之比於是每夕與之接焉旣而氣息懨然瘦薾不可治文書其家乃乗閒究壁取焚之令遂屬疾而殂亦云異矣嘗見小說中所載寺僧盜婦人屍置夾壁中私之後其家知狀訟于官每疑無此理今此乃

得之親舊目擊始知其說不妄然通鑑所載赤眉發呂
后陵汙辱其尸有致死者蓋自昔固有此異矣癸辛雜識

奇鬼

上官彥衡侍郎家居揚州夫人楊氏白晝在堂中與兒
女聚坐忽聞雷雨大作奇鬼從空隕於地長僅三尺許
面及肉色皆青首上加幘如世幞頭乃肉爲之與額相
連顧見人掩面而笑既而觀者漸衆笑亦不止頃之大
霆激於屋表雲霾晦冥不辨人物倏爾乘空而去異聞總錄

疫鬼

顓帝有三子而亡去爲疫鬼其一居江水爲疫鬼其一

居弱水為魍魎其一居人宮室堰堣善驚人小兒續博物志
承節郎孫俊民家于震澤歲除夜夢長大人其高出屋行通衢一手持牛角一手持鐵釘槌睥睨其家以牛角擬門上欲釘之夢中與之辨解長人乃去以其角釘對門姚氏家其春姚氏舉家病疫死者數人睽車志
紹興六年餘干村民張氏家已寢牧童在牛圈聞有扣門者急起視之見壯夫數百輩皆披五花甲著紅兜鍪突而入既而隱不見及明圈中牛五十頭盡死蓋疫鬼云

紹興三十一年湖州漁人吳一因捕魚繫舟新城柵界民舍外夜過半聞岸上人相語曰我曹寓是家已久當為去計移入此舟如何應曰此乃漁艇爾又他處人何可登也明日東南上當有船來其中有兩朱紅合及赤泥酒數瓶者是可隨以往渠乃病人家親戚來相問訊又其家頗富足稱所須皆曰然言終而寂吳生惟之天欲明起訪其事乃此民舍正病疫所謀者鬼也遂徑往東南數里外艤泊將驗之果遇小舟來望其中物色同鬼言急呼止告以夜所聞大駭曰乃吾壻家今正欲往視其病非君救一家且入鬼錄矣盡以所携酒炙為贈

致謝而迈　俱異聞總錄

寃鬼

胡師文元質侍郎知利州一日晝寢書室蹶然而興呼
吏問曰適有人投訟牒稱吳件姑吏曰無有斯須復夢
如初既覺復呼吏曰倅廳庖舍在何所其戶牖何向吏
具白之即命駕至彼率倅同觀指一隅命鍤發之不數
尺得一婦人屍倒植水中衣復猶未敗蓋前倅子舍之
婢因捶死瘞于此人莫知之因命具棺衾薦以佛事復
夢婦人曰今免倒形以就安宅且將訴於陰府矣感激
而去高郵人徐伯通時爲館客親見此事　墨莊漫錄

婦人多生妬此乃死妬

妬鬼

前南鄭尉李雲於長安求納一姬其母未許雲曰予誓不婚乃許之號姬曰楚賓數年後姬卒卒後經歲遂婚前南鄭沈氏及婚日雲浴于淨室見楚賓執一貼藥末經前謂雲曰誓予不婚今又與沈家作壻無物相奉贈君香一貼以資沐浴寫藥末入斛中以釵攪水訖而去雲甚覺不安羸困不能出浴遂死支體如綿筋骨並散

侍兒小名錄

華亭衛寬夫喪其妻未踰年再娶劉氏故妻屢附童妾出言怨詈室中嘗有恠或聞彈指歎息聲家人白晝見

其坐堂上就之則亡櫃貯錢帛扃鐍甚固忽蛙聲羣鬧於內移時不已遽開視空無一物唯擲出千錢自地卓立如爲人扶挈久之乃仆劉氏生子踰時得疾巫者言故妻作祟祈謝之萬方不愈寬夫怒取影堂木主斧碎之每刃一加兒輒大叫凡三斫三叫兒死恠亦息異聞總錄

臆中鬼

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熱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中藥亦可療於是煑藥而飲之忽覺臆中動搖有頃嘔涎斗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刃剖之有一人自涎中起初甚么麽俄長數尺高生

欲苦之其人起出降階遽不見自是疾愈 宣室志

冥婚

滎陽鄭德楙嘗獨乘馬逢一婢姿色甚美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鄭郎鄭愕然曰素不識崔夫人我又未婚何迎之有婢曰夫人小女頗有容質且以清門令族宜相配敵鄭知非人堅拒之俄有黃衣蒼頭十餘人至曰夫人趣郎迫輒控馬其行甚疾耳中但聞風鳴奄至一處崇垣高門外皆列植楸桐鄭立於門外婢先白須臾命引鄭郎入進歷數門館宇甚盛夫人著青羅裙年將四十而姿容可愛立于東階下侍婢八九皆鮮整鄭趨詣

再拜夫人曰無怪相屈以鄭郎甲族美才願託姻婭小女無堪幸能垂意鄭見逼不知所對但唯唯而已夫人命引鄭郎自西階升堂上悉以花罽薦地左右施豹脚床七寶屏風黃金屈膝門垂碧箔銀鈎珠絡長筵列饌皆極豐潔乃命坐夫人又善清談敘置輕重世難與比食畢命酒以銀樽貯之可三斗餘琥珀色酌以鏤盃侍婢行酒味極甘馥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豔粧訖乃命引鄭郎出就外間浴以百味香湯左右進衣冠履珮美婢十人扶入恣爲調謔自堂外門步至花燭乃延就帳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豔目所未見被服粲麗冠絕當時

鄭遂欣然其夜成禮明日夫人命女輿就東堂堂中置紅羅綉帳衾幃裀薦皆悉精絕女善彈箜篌曲詞新異鄭問所迎婚前乘馬來今在何許曰令已返矣如此百餘日鄭雖情愛頗重而心稍疑忌因謂女曰可得同歸乎女慘然曰幸託契會得事巾櫛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鄭審其怪異乃請夫人曰家中相思頗有疑恨乞賜還也夫人曰過蒙見顧良深感慕然幽顯殊途理當暫隔分離之際能不泫然鄭亦泣下乃大燕會與別曰後三年當相迎也鄭因拜辭婦出門揮淚握手曰雖有後期尚延年歲歡會尚淺乖離苦長努力自

愛鄭亦悲惋婦以襯體紅衫及金釵一雙贈別曰若未相忘以此爲念乃分袂而去夫人敕送鄭郎乃前青驄也鞍帶甚精鄭乘馬出門倏忽復至其家奴迎云家中失君已一年視其所贈皆眞物也其家語云郎君出行之後其馬自歸不見有人送回鄭始尋其故處惟見大墳傍有小塚塋前列樹皆已枯矣而前所見悉華茂成陰其左右人傳云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鄭尤異之自度三年之期必當死矣後至期果見前所使婢乘車來迎鄭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安處吾復何憂乃爲分判家事預爲終期明日乃㬥卒　宣室志

乾道戊子歲房州司理汪尹師有男年將弱冠習舉子業宿于外舍講學勤苦常至夜半乃寢忽得疾飲食蓋廢不復觀書而茹痛不肯言經月而死久之其乳母亦暴亡三日復甦云前政交代之室女死於此吾兒蓋與之相遇今遂爲夫婦樂勝人間欲取我往如平生時看視我責之曰郎君幽婚情同魚水豈不念父母追悼乎我若復留誰與供侍兒感泣無語我始得歸于宗人光基時爲房陵尉親見此事 異聞總錄

前身妻鬼

武昌李主簿夢就逮宜司主者問汝前身爲張氏子時

安得推妻墮水李夢中忽憶其事對曰妻自失足墮水死非推也主者遣追本處山川之神供證與李言同遂放還他日在旅舍遇婦人自言為前生妻相守不肯捨綢繆如生姻黨皆知之數年乃謝去李亦不娶終身雖無他苦但常病腰痛以木為兩椎刳其中每日扣擊數十下痛則少解蓋鬼氣染漬所致云 異聞總錄

鬼捉嫁妻

鄭朝議之從子娶陸氏伉儷甚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謂陸曰我不幸死汝無得嫁汝死我亦如之陸曰要共百年偕老奚為出此不祥語居數年鄭感疾自度必死臨

終與陸對父母復申言之陸但俛首悲泣鄭死陸竟携
資改適曾工曹曾一日考試他郡陸昏暮獨坐恍見一
卒投書陸視之則筆札宛然前夫手跡也其詞曰十年
結髪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相懽倖有餘而共
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違棄我之田疇攘資
財而遂去不惜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
人之妻慈不足以爲人之母吾已訴于上蒼行對理於
幽府陸媿駭汗流未幾果卒 樂善錄

鬼鬻身

大觀中京師醫官耿愚買一侍婢麗而黠踰年矣嘗立

於門外小兒過焉認以爲母眷戀不忍去婢亦拊憐之兒歸告其父曰吾母乃在某家時其母死既祥矣父未以爲信試往覘所視之似爲盜所發不見妻還家携兒謁耿氏之隣密訪婢姓氏眞厥妻也即佯爲販鬻者徘徊道上伺其出而見之妻呼使前與敘別意繼以泣語人曰此爲吾夫小者吾子也耿聞之怒詬責之曰去年買汝時汝本無夫有契約牙儈可驗何敢爾夫訴諸開封迹所從來婢昏然不省憶但云因行至一橋迷路爲牙媪引去迫於飢餒故自鬻牙媪亦言實遇之於廣備橋求歸就食遂鬻以償負欠京尹不暇究始末命夫以餘

值償耿氏而娶其妻耿氏不伏夫又訴於御史臺整會未竟復失婦人訟乃已不一年耿愚死家亦衰替異聞總錄

鬼問醫

徐熈爲射陽令少善醫方名聞海內嘗夜聞有鬼呻吟聲甚淒苦徐曰汝是鬼何所需俄聞荅曰姓斛名斯家在東場患腰痛死雖爲鬼而疼痛不可忍聞君善灸願相救濟徐曰汝是鬼而無形何處治荅曰君但縛蒭爲人索孔穴鍼之徐如言爲鍼腰四處又鍼肩背三處設祭而埋之明日一人來謝曰蒙君醫療復爲設齋病除飢解感惠甚深忽然不見異聞總錄

孫機仲郎中紹遠父元善价居平江嘗有幹過市見鬻籠餅者乃其亡僕孫自疑白晝見鬼唾之僕遽前拜祈曰主翁無然將使某賈不售孫問尔巳死何乃在此僕請孫至居人稀僻處曰壽數未盡藥誤致殂而陰府不見收錄營寬汎然無所之適故爲此以度日今闤闠中如某者且千數只如宅中廣官人乳媪亦是也有如不信第今夕勿令復與見同寢彼將怏怏不自得俟其熟寐取楊枝炭火醋淬之以灼其體必有異孫甚驚歸如其說火之所灼忽有青煙出衣被間俄而煙絕乳媪巳失所在衣被如蟬蛻焉廣官人者機仲弟紹祖字文仲

者也　睽車志

疑鬼

李元衡南壽縉雲人既登科調台州教授將往建康謁府尹家有侍妾忿主母不能容常懷絕命意及是行李以情禱妻曰吾去後切勿加以楚虐萬一有不虞恐貴經護必不可畜俟歸日去之不難也妻曰但安心而行吾不爲此事時方僑寓他處數日到建康巳解擔聞耳畔啾啾人聲似其妾而不見形狀問之泣曰君纔出門卽遭箠勢不復可生自經死矣李爲之哀泣解謝欲回車念業巳至欲弗信又不忍姑遣僕兼程歸扣其事且

爲家人作牒經邑仍畧疏塟埋之費自是繼夕哀泣及僕還云宅內固全無事某到時侍人自持飯飯我李曰然則妄鬼假託以惑我爾是晚復至李正色責之曰汝爲何等妖厲顧敢然不亟去吾將請集道流縄汝以法荅曰實非此人緣君初行日疑心横生故我得以乗間造僞今但從君丐佛經數卷薄貿楮錢而已 異聞總錄

鎮江士人妻悍妬買妾不能容每加凌虐妾不能堪屢欲投繯士人憂之有幹之金陵丁寧懇諭其妻而行去家纔兩日忽中夜枕前切切之聲不見其形自言卽其妾引决死矣懇求爲誦經追修士人大憂恐亟遣僕歸

爲其區處暨僕還得家信則妾故無恙鬼復夜至士人詰其妄欲奏章治之鬼哀祈實非妾因公慮憂之切故假此以覬薦拔自此不敢復出幸勿見治但今業已至此不能獨迴須且相隨以俟公歸許之自此悄然士人幹畢將還約親故十人同遊鍾山士人先至憩僧房以俟忽復聞鬼語士人方怒叱之乃云非敢爲厲有少事奉報耳九客皆已至山下其間第幾人乘騾第幾人騎白馬此二人宅日貴人也問何以知之曰二人所遇鬼物皆避道餘則不然二人者葉審言樞密其一也時方爲小官云 睽車志

假鬼

洪州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彌甚雖生徒告假亦靳固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爲三日給三日則改爲二日他皆稱是衆憾之有張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衆使爲作陰府追鬼以怖張老鬼子欣然曰願奉命然弄假須似眞要得一冥司牒方可衆曰牒式當如何曰曾見人爲之乃索紙以白礬細書而自押字於後是夜詣州學學門已扃鬼子入於隙間衆駭愕張老見之怒曰畜生何敢然必諸人使爾怖我笑曰奉閻王牒追君張老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巾有兩角横其首張老驚號卽

死鬼子出立於庭言曰吾眞牛頭獄卒昨奉命追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二十年懼不敢歸賴諸秀才力得以反命今弄假成眞矣拜謝而逝陳正敏遯齋閑覽記李安世在太學爲同舍生戲以鬼符致死與此頗同然各一事也異聞總錄

驅鬼

嘉興令陶彖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日彖患之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會天竺辯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元淨傳天台教特善呪水疾病者飲之輒愈吳人尊事之彖素聞其名卽詣謁具狀告曰兒始得

疾時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爲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至自是屢來且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令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淨許諾杖策從至妖家除地爲壇設觀音菩薩像取楊柳霑水洒而呪之三繞壇而去是夜見寢安然明日淨結跏趺坐引鬼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荅曰會稽之東卞山之陽是吾之家古木蒼蒼又問姓誰氏荅曰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淨曰汝柳氏乎輒然而笑淨曰汝無始以來迷已逐物爲物所轉溺於淫邪流浪千劫

不自鮮脫入魔趣中横生災害延及無辜我今爲汝宣說有楞嚴祕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恨既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見曰辨才之功汝父之處無以加吾將去矣後三日復來曰久與子游情不能遽捨願一舉觴爲別因相對引滿既罷作詩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夏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杯酒共君千里遠相思遂去不復見

樂平耕民植稻歸爲人呼出見數輩在外形貌怪惡叱令負擔經由數村疃歷淇源石村何衝諸里每一村必先詣社神所言欲行疫皆拒却不聽惟黨自云然則獨

有劉村劉十九郎家可往爾遂往徑入趨廡下客房宿無飲食枕席之具明旦劉氏子出帷魁告其徒曰擊此人右足杖纔下子即仆地繼老嫗過之令擊左足嫗仆地連害三人矣然但守一房不浪出偵者窃自一虎從前躍而來甚可畏魁色不動遣兩鬼持杖待之曰至則雙擊其兩足俄報虎斃於杖下經兩日偵者急報北方火作斯須間焰勢已及房山水又大至帷相視窘慴不暇取行李單身亟奔怒耕民不致力推墮田坎中蹶然起則身乃在牀臥妻子環哭已三日鄉人訪其事於劉氏云二子一婢同時疫困呼巫治之及門而死復邀致

一巫巫懲前事欲掩鬼不備乃從後門施法持刀吹角誦水火輪呪而入病者即日皆安俱異聞總錄

建醮超鬼

邢太尉孝揚初南渡寓家湖州德清驛湫隘不足容謀居於臨安甚切得薦橋門內王瓊太尉宅纔為錢三千緡或曰都城中如此第舍當直五萬緡今不能什一亦知其說乎是宅久為妖厲所據人不復堪處故以相付耳邢之內子及姑慶國夫人者皆倡言不可用邢患之稍稍語內子曰人言是否固未定我將先驗之然我或云無汝終不以為信盍擇謹愿二婢子偕行庶可證其

實遂往凡留半月中外與僻無不臨履夜寢於正堂寂無一怖歸家具言且力詆前妄二妾亦深贊屋廬之美始盡室從之徙之日物件即見家人閨闈間密語輒應於屋上嬉侮諢褻無所間斷至蠱惑姬妾恬不避人於是盡悔其來時宋安國在德清亟遣招致爲作法考攝獲一鬼械而囚諸北陰已復一鬼出又捕治之俄復然鬼自述兄弟四人又有他從眷屬弁同儕極多宋施術已窮亦厭倦乃告邢氏曰兹地經兵火之變殺人無數令日何可勝治不若建黃籙大醮拯拔之吾當爲主行使超然受生不與鬼爲怨府亦上計也邢如其戒捐錢

二百萬辦醮筵置瓮架上冪以布悉召滯魄集于中宋約邢親舁至前罄力不能舉但覺瓮內索索如蟹行聲訖事用八健卒負出門皆云壓肩上甚重各若荷百斤瘞之竹園深坎下宅至今平寧

誦經度鬼

龍州汧源縣公宇一夕堂門已扃鎖忽有妓女數人執樂器遊于庭下令之妻適見之妓女俱前禱曰妾等久爲土地祠樂妓丐爲誦法華經迴向則可藉以往生妻以語令翌日乃請僧誦經于廟其夜復見前妓來謝而去數日又有如前來禱者亦爲誦經如是者三後令君

夜獨燕坐忽有鬼物狀甚獰惡前曰土地神謝君妓女無幾卽皆令往生吾且乏之使當移禍君家令比之遂不見自後妓女亦無再來禱者令家亦無恙　睽車志

善視鬼

吳郡任生者善視鬼盧於洞庭山貌若童兒吳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寶曆中有前崑山尉楊氏子僑居吳郡嘗一日里中三四輩相與泛舟俱遊虎丘寺時任生在舟中具語及鬼神事楊生曰人鬼殊途故不得而易見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識之乃顧一婦人衣青衣擁嬰兒步於岸生指謂曰此鬼也其擁者乃

嬰兒冤也楊生曰然則汝何以辯其鬼耶生曰居第觀我與語即厲聲呼曰爾鬼也何竊人之子將安往乎婦人聞而驚懾疾回步未十數遽無見矣楊生且嘆且異及曉還去郭數里岸傍一家陳齋設供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任與楊往問其故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甦矣故設齋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則與鬼所擁者無異諸客皆驚嘆 宣室志

鬼火

予年十餘歲時見郊野間鬼火至多麥苗稻穗之杪往往出火色正青俄復不見蓋是時去兵亂未久所謂人

血爲燐者信不妄也今則絶不復見見者輒以爲怪矣

老學庵筆記

說類卷之四十三終